

蒙求集註
左氏蒙求註



蒙
求
集
註

李瀚
徐子光
補註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蒙求集註（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津討原
佚存叢書畿輔叢書皆收有此
書佚存本注文較學津本爲略
畿輔與佚存同且誤署爲李瀚
撰注不知李瀚爲撰人補注者
乃徐子光故據學津本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蒙求集註二卷。晉李瀚撰。瀚始末未詳。考李匡乂資暇集稱宗人瀚作蒙求。則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維翰傳稱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晉高祖以爲浮薄。嘗卽其人也。其註不著撰人名氏。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補註蒙求八卷。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爲之註。本句之外兼及他人事。所言與此書相合。惟八卷之數與此本二卷不同。然此本卷帙頗重。蓋後人以八卷合併也。其書以蒙求原文冠於卷首。後以每二句爲一節。各爲之註。註雖稍嫌冗漫。而頗爲精核。如呂望非熊句。以六韜原文無非熊字。則引崔駰達旨註始用非熊以明之。周嵩狼抗句。以晉書嵩傳作抗直。則引世說新語本作狼抗以明之。賈誼忌鵬句。以鵬賦無忌字。則引孔臧鴟賦賈生有識之士忌前鵬焉以明之。燕昭築臺句。以史記乃築宮非築臺。則引孔融與曹操書。鮑昭樂府皆稱築臺以明之。胡昭投簪句。以本傳無投簪字。則引摯虞所作昭贊以明之。如斯之類。皆爲不苟。凡其事未詳。而舊註所說莫知何據者。如趙孟疵面。子建八斗。蘇章負笈。申屠斷鞅。龍逢版出。何謙焚詞之類。皆疑以傳疑。亦不失詳慎。其中偶爾失檢者。朱翌猶覺寮雜記書摘其毛寶韓壽二事。今考紀瞻出妓句。事見世說新語。舊註所引不誤。而云今本不載。江革忠孝句。事見南史。乃以爲後漢之江革。改忠孝爲巨孝。顏叔秉燭句。云事出毛公詩傳。今詩傳實無此文。皆不免小舛。又如劉惔傾釀句。乃誤讀世說。以傾家之傾爲傾酒之傾。亦失於糾正。然大致淹通。實初學之津筏也。

2004/1001

蒙求集註卷上

晉 李 瀚 撰 宋 徐子光補註

王戎簡要裴楷清通

〔晉書〕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阮籍素與戎交，演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少籍二十歲，籍與之交，籍每適渾，去輒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歷官至司徒。○〔晉〕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明悟有識量，少與戎齊名。鍾會薦於文帝，辟相國掾。及吏部郎缺，帝問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楷。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謂之「玉人」。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官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登祚，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不悅。羣臣失色。楷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帝大悅，累遷中書令、侍中。

孔明臥龍呂望非熊

〔蜀志〕諸葛亮，琅邪陽都人。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崔州平、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之，謂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勿復言。」及稱尊號，以亮爲丞相。漢晉春秋曰：「亮家南陽鄧縣，襄陽城西，號曰隆中。」○〔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田於渭陽，將大得形，非龍非鳳，非虎非雉，兆得公侯。天遣汝師。

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也。史編曰。編之太祖史嚳。爲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文王乃審三日。出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爲師。舊本作非熊。非熊疑流俗承誤。後世莫知是正耳。按後漢崔駰達旨辭曰。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彭。非熊。非羆。所獲駟王之輔。所謂非熊蓋本諸此。

楊震關西丁寬易東

〔後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謂之晚暮。而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體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體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安帝時爲太尉。○〔前漢〕丁寬字子襄。梁人。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爲梁孝王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調故舉大體而已。而

謝安高潔王導公忠

〔晉書〕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年四歲。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滅王東海。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除。並以疾辭。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蔡鋼終身。遂懷遇東山。常往臨安山中。放情邱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弟萬爲四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出其右。有公輔望。年四十餘。始有仕志。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處遠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有愧色。後拜吏部尚書。時季武立政。不自已。桓溫

成振內外安盡忠匡翼終能輯穆進中書監錄尚書事符堅率衆次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既破堅以總統功進太保亮贈太傅諡文靖○〔晉〕王導字茂宏光祿大夫覽之孫少有風鑒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挑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帝嘗謂曰卿吾之蕭何也累遷中書監錄尚書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馬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位司空

匡衡鑿壁孫敬閉戶

〔前漢〕匡衡字稚圭東海承山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費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傾射策甲科元帝時爲丞相四京雜記曰衡勤學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而讀之邑大姓文不識名家富多金衡乃與其密作而不求償願得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嘗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辟命不至

邳都蒼鷹甯成乳虎

〔前漢〕邳都河東太陽人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遷中尉是時民橫長與自重而都獨先嚴酷故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拜郎門太守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爲引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倡人衆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卒斬之○〔前漢〕甯成南陽潁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躁下急如東澤爲中尉其治劾邳都其廉弗如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其短抵罪後上欲以爲郡守公孫宏曰臣爲小吏時

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禁郡國出人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當成之。怒其暴如此。

周嵩狼抗梁冀跋扈

〔晉書〕周嵩字仲智。兄顯字伯仁。汝南安成人。中興時。顯等並列貴位。譬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語起曰。急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諸弟。謨小字也。後顯嵩並爲王敦所害。謨歷侍中護軍。〔世說〕抗直作狼抗。〔晉書〕周顯傳。處仲剛愎強忍。狼抗無上。處仲王敦字也。○〔後漢〕梁冀字伯卓。褒親惡侯。疎之。元孫爲人。處肩豹目。洞精瞪眦。口吟舌官。拜大將軍。侈暴滋甚。冲帝崩。冀立質帝。少聰惠。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熒殺。復立桓帝。而枉害太尉李固。杜喬。海內嗟懼。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一門前後七封后。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後發怒誅冀。中外宗親。無長少。皆棄市。他連及公卿列校。刺吏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收冀財貨三十餘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郝超髯參王珣短簿

〔晉書〕郝超字景興。太尉鑒之孫。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善談論。義理精微。大司馬桓溫辟爲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順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珣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

短故也。○（晉）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弱冠與謝元爲溫掾。溫嘗謂之曰：謝舉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孝武時，爲僕射領吏部，帝雅好典籍，以才學文章見昵。夢人以大筆如掾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證議，皆珣所草。元字幼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元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時符堅入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安乃以元應舉。累進冠軍將軍，爲前鋒都督，與從弟輔國將軍琰，決戰淝水南，堅衆奔潰，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進號前將軍。

伏波標柱博望尋河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歷虎賁中郎將，數被進見，爲人明髮，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又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有謀未嘗不用。後交阯女子徵側等反，徵夷皆應之，拜援爲伏波將軍，擊破之，封新息侯。援乃擊牛釀酒，勞饗軍士，將樓船戰士進擊餘黨。嶠南悉平，後復請擊武陵五溪蠻夷。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援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征之。進營蠻頭，會暑甚，中病卒。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前漢）張敖，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武帝方欲事滅胡，選募能使者，敖應募使月氏，徑匈奴，留十餘歲，持漢節不失，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後亡歸，拜太中大夫。壽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元朔中，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博望侯。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黑暗所謂昆侖者，平舊注云：得支機石，歸未詳所出。

李陵初詩田橫感歌

〔前漢〕平陵字少卿，前將軍廣之孫，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遜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人征匈奴，戰敗，遂降焉。初，陵與蘇武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後昭帝立，與匈奴和親，武得還，陵以詩贈別曰：「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踟躕路，恨恨不得辭。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武別陵詩曰：「雙鳥俱北飛，一鳥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遑央。愴愴切中懷，不覺淚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五言詩蓋自此始。○〔前漢〕田橫，狄人，故齊王田氏之族。秦末自立爲齊王，漢將灌嬰敗橫軍，遂平齊地。橫懼誅，與其徒居海島中。高帝召之，適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謝使者曰：「橫始與漢王俱南，而稱孤。今王爲天子，而橫爲亡虜，其愧已甚。遂自剄。客奉其頭奏之，高帝爲之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爲都尉，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其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剄。李周翰曰：「橫自剄，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悲歌以寄情。後廣之爲疆，蓋蒿里歌以送終。至李延年，分爲二等，蓋露遂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因呼爲挽歌。」

武仲不休士衡患多

〔後漢〕傳綬，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順宗博召文學之士，以綬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綬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傾，自古而然。傳綬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晉〕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大司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人，遂感之。諸公又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曰：「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羣雞，未下鵲鼓。時人稱爲名對。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華薦薦之。諸公果遷中書郎，後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

軍河北大都督。機以羈旅入官。頓居羣士之右。皆有怨心。譖之於穎。穎怒。使人收機。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初。機有駿犬名黃耳。既歸。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家。得報還洛。後以爲常。

桓譚非讖王商止訛

〔後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世祖卽位。拜議郎。給事中。後詔會議臺所處。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謂譚曰。音欲讖決之何如。譚曰。臣不爲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卒。○〔前漢〕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成帝時爲左將軍。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上遽止。果訛言。上每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後爲丞相。爲人多寬。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人。單于來朝。商至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仰視大長之遷延。卻退上聞。歎曰。真漢相矣。鳳怨商。陸求其短。卒爲所中。免相薨。

嵇呂命駕程孔傾蓋

〔晉書〕嵇康字叔夜。譙國鄆人。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其高致。每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家語〕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劇孟一敵周處三害。

〔前漢〕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周亞夫爲太尉，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晉〕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稔，何苦自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殺蛟，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名將子，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已而戰敗，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函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

胡廣補闕袁安倚賴。

〔後漢〕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察孝廉，試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累爲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充壯，性溫柔謹素，常遜言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謬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遭戒杜喬議立清河王孫而薦吾侯志，聖梁冀妹，冀欲立之，廣戒懼冀，皆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喬堅守本議，竟立蓋吾侯，是爲桓帝。」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順、沖、質、桓、靈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膺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後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肅宗末爲司空，遷司徒，和帝時薨。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道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及薨，朝

廷痛惜焉。初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蒼生，問安何之，安告之，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葬其地，故累世隆盛。

黃霸政殊，梁習治最。

〔前漢〕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宣帝時，擢揚州刺史，以賢良高第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貶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風風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最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魏志〕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棋峙。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相薦舉，使詣幕府，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勸農急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眞，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文帝時，復爲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舊本習作集說。

墨子悲絲，楊朱泣歧。

〔淮南子〕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墨。高誘曰：憫其本同而末異。

朱博烏集，蕭芝雉隨。

〔前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哀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臨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博爲大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秦舊制。臣願盡力以爲百僚率從之，乃更拜博御史大夫，後爲丞相，坐事自殺。○〔前漢〕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尙書郎，有雉數千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歧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丞相坐事自殺。○〔前漢〕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尙書郎，有雉數千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歧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杜后生齒，靈王出頽。

〔晉書〕成恭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曾孫，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誓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左氏傳〕王子朝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供職王室，其有閭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頽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賈誼忌鵬，莊周畏犧。

〔前漢〕賈誼，雒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及爲廷尉，遇誼年少，頗通諸家書，文帝召爲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爲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過草具其儀，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皆誼發之。天子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於是上亦疎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服飛入舍，止於坐隅，服似鷄，不祥鳥也。誼既適居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爲命不得長，過爲賦以自廣，歲餘，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過拜誼，遷王太傅，死年三十三。孔臧鸚鵡賦云：「昔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

莊子或聘於莊子。莊子臨其使曰：子見夫犢乎？乎衣以文綉，食以芻菽，及其羣而入於太廟，雖欲爲犢，其可得乎？史記曰：莊田家人嘗爲蒙漆，聞東與澤惠王同時，其學不於老子者，嘗率寓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國王聞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卽引此辭應之。

郭象註云：樂生者，長懷而辭聘。

燕昭築臺，鄒莊置驛。

〔史記〕燕昭王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後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敗之，齊城之不下者，唯聊卽。鄒餘皆屬燕。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樂毅以尊鄒陳，鮑昭樂府曰：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注。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前漢〕鄭當時字莊，陳人。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匭，擊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得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武帝時遷大司農，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其推轂士及官昭丞史，常引以爲賢於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竊然稱鄒莊。後陷罪，起爲汝南太守，卒。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雖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哭其門曰：一死一生，道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週見。

璫靖二妙，岳湛連璧。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者參佐，郎若據閣，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一壘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瓘筆勢奇，然其楷法遠不能及。靖字幼安，敦煌人，少有過羣之量，與鄉人沮袁張彪索紛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瓘該博經史，舉賢良，對策高第，累遷遊擊將軍，伯英芝字也。○〔晉〕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賢之儔也。夏侯滿字孝若，譙國譙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美容觀，與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據茵京部謂之連璧。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少時常按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遶，投之以果，滿車而歸。舉秀才，名冠世，爲衆所疾，棲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體，鬱不得志，後至黃門侍郎，酒舉賢良對策中第，終散騎常侍。

郤詵一枝戴憑重席

〔晉書〕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環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選，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眞山片玉，帝笑，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聲譽。○〔後漢〕戴憑字次重，汝南平輿人，武時舉明經試博士，後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欲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舊本憑作馮誤。

鄒陽長裾王符縫掖

〔前漢〕鄒陽齊人，爲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仕吳，以文辭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略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節固隨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